

ZISE 紫色工作室

# 江山美人策

凤殊◎著

江山

深情大气笔触描绘  
江山画卷，一派情深  
爱与天下的终极博弈

他还是选择这天下苦难众生  
还是选择他心口那一粒朱砂痣

当芸芸众生把希望寄托于神，当江山与众  
生安危只系于一人，当爱与责任两相博弈



NLIC2970783987

紫色工作室  
紫色优品  
金牌出品

晋江网  
千万积分

当红不让古言大神凤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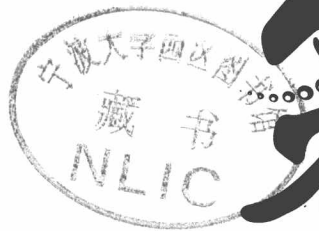
紫色工作室

年度古代言情大作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江山美人策

凤殊  
◎  
著



NLIC2970783987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山·美人策 / 凤殊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4  
(紫色优品)

ISBN 978-7-5438-8290-4

I. ①江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0605号

## 江山·美人策

---

编 著 者 凤 殊  
责任编辑 夏新军  
特约编辑 格 格

总 策 划 周 政  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 
封面设计 小 乔  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  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 410005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 
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960×660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252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290-4  
定 价 19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# 目录

## 《上卷：青楼红尘梦》

### 【01:凤桐公子】 /002

白虹贯日，帝星陨落。

### 【02:王族血咒】 /007

王族血咒，一经束缚便是永生永世。

### 【03:我要入楼】 /013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凤家公子要入楼。

### 【04:硝烟弥漫】 /021

还三堂会审?! 她当这青楼是聚贤雅阁，还是当自己是科举考官?!

### 【05:三堂会审】 /026

这妖孽公子的任性乖张已经无法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。

### 【06:大闹黑市】 /033

正所谓头可断，发型不可乱；血可流，形象不能让人愁。

### 【07:悔不当初】 /039

试问将一个正常人逼疯需要多久? 答案是——短短三天。

### 【08:河东狮吼】 /045

老娘要是不剁了你做泡椒凤爪就不叫冬令!

### 【09:帝都风云】 /050

她的命盘已经崩落，是一个星轨已碎的死人。

### 【10:六神刻印】 /055

想不到，他竟然是阁主秘而不宣的小情人呐。

**【11:黑焰腾蛇】 /059**

手腕上画个刺青就能召唤六神？

**【12:如有隐忧】 /064**

人是人他娘生的，妖是妖他娘生的，而你，妖他娘是你生的……

**【13:谜样少年】 /069**

他一定要把青楼公子扮的这么惟妙惟肖么。

**【14:怅然若失】 /074**

这样她还能无视他么？哦呵呵呵……

**【15:罅隙突生】 /080**

这么一棵摇钱树，想就这么跑了，门都没有。

**【16:孤塔圣子】 /084**

孤塔顶端，数年独自一人。

**【17:华灯初上】 /092**

只要出了望辰塔，他便只是花容天下的凤桐公子。

**【18:花容天下】 /097**

四周红纱飞扬，一切如坠云雾，而她——就是雾中迷醉的人。

**【19:紫阳帝君】 /105**

我出一百万两黄金买他的初夜。

**【20:阴宗少主】 /115**

我许你一个心愿，一个绝对会为你实现的心愿。



## 《下卷：独醉笑春风》

### 【21:平昔妖妃】 /123

一个——史册上记载已经死去的女人。

### 【22:血色蔓延】 /128

那一刻，如梦初醒。

### 【23:绯炎朱雀】 /133

黑焰腾蛇……不适合你。

### 【24:神之抉择】 /139

当执念变成了妄念，你们所期待的神，其实已经抛弃你们了。

### 【25:呈天所预】 /146

呈天所预，妖色流萤。

### 【26:紫阳双璧】 /151

天狼紫微，双星镇宫。

### 【27:昆山玉碎】 /156

昆山玉碎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

### 【28:天道轮回】 /163

天道轮回，过往的终结不过预示着新的开始。

### 【29:出门收妖】 /168

老娘要上茅山学艺，收妖！

### 【30:投石问路】 /175

昔日艳压后宫的一代妖妃，竟学会了这般猥琐无赖的下流手段。

**【31:恍如隔世】 /181**

再次见面，一切都恍如隔世。

**【32:山雨欲来】 /187**

你生是我冬令的人，死是我冬令的鬼。

**【33:清音璟鱼】 /193**

要想找到这传说之物，靠的不是神力，而是心。

**【34:千古一帝】 /200**

他不悲不喜地等在那里，只为了成就他心中的千古一帝。

**【35:机关算尽】 /207**

血洗凤宗，便是唯一一个让腾蛇在怨恨中重生的机会。

**【36:腾蛇降临】 /212**

魔剑择主，黑火焚世。

**【37:凤神显世】 /220**

绯炎显世，凤神降临。

**【38:凤桐真意】 /226**

如果真的不在乎我，就不要用那种悲伤的眼神看着我。

**【39:神之恩赐】 /231**

这是神灵对众生最后的悲悯，是六神对九州大陆最后的恩赐。

**【40:凤凰涅槃】 /236**

天地间最后一个神祇消逝，她的神……不在了……

**【尾声：大结局】 /240**

你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……



《上卷:青楼红尘梦》





## 【01:凤桐公子】

震天的鼓声随着朝阳的升起笼罩了整个逸盛皇朝，帝都东方高达九层的望辰塔前，清微帝东阳紫夜身着绣着日月星辰、九龙腾空的黑色袈服，手捧着镇圭面向西方立在了灵台的东南侧。

满朝文武皆虔诚地跪在六神灵柱围绕的灵台下，而东阳紫夜则执起火把走向灵台中央的柴垛，亲手点燃了放着牺牲、玉璧、玉圭和缙帛等祭品的积柴。

火光四起，浓烈的白烟直上云霄，百官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放心释然的神情，缭绕的烟雾使得平日里巍峨高大的望辰塔瞬间模糊，以至于无人察觉，那高高的塔顶上竟然坐着一道邪肆张狂的红影。

“哼，笨蛋小紫……”红润的薄唇勾起一道讽刺的弧度，一双清亮的黑瞳不屑地对天空翻了个白眼，“若是烧烧柴火宰几只牲口就能解决旱灾和水患，紫阳国又何须征战二十多年才能一统天下？他当天上的神仙也是他东阳家的臣子，随他小恩小惠耍耍心机就能打发不成？既然天要降灾，又怎么可能只靠祭天酬神就让他度过天劫？亏得世人皆称东阳紫夜为千古一帝，在本公子看来，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。”

艳丽的红衣仿佛凌空肆虐的火焰，少年白皙的手指撑着玉般的俊颜，乌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塔底。迷人的薄唇勾起风光月霁的微笑，却在掀眉间又带了丝诡异的妖冶，柔亮的黑发不羁地散落，为他又增添了一股邪肆的狂放，宽大的广袖微微浮动，透着浑然天成的万种风情，然这样赏心

悦目的风华绝代，却让随侍他身后的男子青筋凸显，咬牙切齿发出一声咆哮：

“凤、桐、公、子！”

塔内的黄雏脸色铁青地瞪着塔顶的少年，一副恨不得把他给拖下来的模样，“皇上为了水患和旱灾已经积劳成疾，你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看圣上的笑话！若不是接连不断的天灾闹得逸盛皇朝人心惶惶，皇上也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安抚民心。二十多年的战乱早已令紫阳国元气大伤，虽然统一了神州大陆，但紫阳国亦是风中残烛，再经不起半点摧折。被灭掉的敌国余孽对紫阳国虎视眈眈，绵延不绝的天灾又不停地消耗着紫阳国的国力，甚至有流言四起，说是因皇上诛灭九国王族又弑兄篡位才招来天谴。这等紧要关头，只有你还笑得出来！亏你平日里和皇上称兄道弟，大难临头时竟如此薄情寡义！”

看到黄雏愤愤不平的表情，被唤作风桐的少年往身后一靠，瞥着黄雏懒懒地回答：“皇帝是他自个儿要当的，出了乱子当然要由他自个儿来摆平。若是祭天酬神不能断绝天灾，他就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小脚，那些等着咬他的敌国流寇绝对会大放厥词，让他坐实了引来天谴的狗屁流言，究竟是哪个笨蛋怂恿小紫做出这等蠢事来着。”

清亮的黑瞳转向天边，凤桐仰面一躺伸手一指，“你这个笨蛋难道没有发现，今日的天空不太一样吗？”

“啊？”黄雏一脸不解地向上望去，然后莫名其妙地挠了挠头，“天空怎么了？”

凤桐摇了摇头戏谑地笑骂：“果真是笨蛋君主调教出来的笨蛋臣民，你那颗榆木脑袋里除了忠君报国，还能不能塞点别的东西进去？小紫的每道皇令都被你奉为金科玉律，那种盲目地崇拜早就让本公子想揍你了。要不是他三令五申要你小心伺候仔细保护，恐怕你迟早会拿刀砍了本公子，原因是一——本公子不尊重那个被百姓们奉为神明的小皇帝。”

黄雏闻言身子一僵，尴尬地轻咳两声移开了视线，见凤桐又若有所思

地望向上方，黄雒也好奇地随他望去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映在眼中的天空像一面湛蓝平滑的水镜，遥遥地罩在了头顶，隐隐的压力随着映在眼中的幽冷蓝光慢慢扩散，黄雒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
眼神微微一变，黄雒皱着眉头嘀咕道：“这算什么鬼天气，天也蓝的有点不像话了，往日里绵延的白云寻不到半点踪影，就连小鸟都见不到半只，公子，这……”

话音犹未落地，黄雒瞳孔猛然一缩，扣紧了腰间的佩刀向前走了两步，只见一道白色的长虹突然横贯天际，蔚蓝的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豁口，原本璀璨的朝阳也在刹那间变得暗淡无光，寒冽的白影飞速从红日中间穿过，硬生生地将日头撕成了两半。

裂痕在空中缓缓地扩大，带着氤氲的白雾朝四周扩散，以肉眼能看到的速度吞噬着周围的一切，但台下祭天的众人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突生的异象，犹喃喃祈祷着众神保佑。黄雒震惊地瞪着头顶，脑海中变得一片空白，他脸色铁青地道：“这是——”

“白虹贯日。”凤桐望着黄雒轻轻一笑，黑眸中透出一丝魔魔的光芒，“传闻中的大凶天象，昭示着帝星即将陨落的死亡预告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凤桐清冷的嗓音让黄雒禁不住心中一抖，随即气急败坏地对他吼道：“圣上是统一了神州大陆的千古一帝，属下绝不相信有谁能给圣上带来致死的劫难！若是公子有心妖言惑众，让流言散出造成民心动荡，就算是你，圣上也不会再姑息。”

无视黄雒冷怒的表情，凤桐一脸兴味地轻勾嘴角，“你可知道——笨蛋小紫为什么要如此迁就本公子吗？”

黄雒脸色难看地冷哼一声：“公子身份尊贵，属下岂敢妄自猜测，还请公子为属下解释清楚，究竟何为白虹贯日，又与圣上有何关联！”

“啧啧……这等口气……看来黄统领对本公子可是积怨颇深啊。”凤桐笑得更加灿烂，缓缓起身遥立在塔顶，艳红的身影在缭绕的烟雾中变得有些模糊，低垂的睫毛掩去了眼中的异光，“黄雒，本公子知道你对我心存

不满，却又不明白小紫为何要对我百般纵容。我目无法纪，我从不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，甚至还直呼他的名讳对他无礼至极，但他只能默默地咽下那一口口鸟气。那是因为——本公子是他的护命圣子！若没有我，他在今年的七月十五必死无疑！”

黄雏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然而凤桐接下来的举动更是吓得他魂飞魄散。

只见凤桐笑咪咪地一挥手，然后，潇洒地从几十米高的望辰塔上跳了下去。

台下，文武百官正跪趴在地上，静候着东阳紫夜完成祭典。突然，四周狂风大作，大臣们被刮得一个趔趄抬手遮住眼睛，却在朦胧中看见一道艳丽的红影从天而降，在风沙中缓缓地漂浮在望辰塔前方。

东阳紫夜眉峰一扬，不动声色地看着半空中的红衣少年，就见他嘴角扬起一抹恶意的微笑，广袖一甩，肃然的声音顿时回荡在四周：

“天生异象，白虹贯日，帝星陨落，国丧将至。”

众臣瞳孔一缩，脑中如同被一道惊雷劈过，瞠目结舌地瞪着眼前这一幕，而那看不清面孔的红影却咻然消失，狂风骤停，只余下东阳紫夜在台前负手而立，修长的背影看上去仿佛随时都要消失一般。

“圣上……”

“圣上！”

惶恐如潮水般瞬间袭来，众臣的语中皆已带上了颤抖，却见东阳紫夜缓缓转身，右手轻抬微微一摆，温润的微笑顿时自他唇角散开，带着奇异的力量驱散了众臣心中的不安。

偌大的祭坛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，东阳紫夜朗声对众臣道：“虽天生异象，但我紫阳国有神人庇佑，定能渡过天劫，扬我逸盛皇朝雄威！”

众臣又是一惊，随后就化作了一脸的激动和狂热。

神人啊……一定是神人！可不就是神人！

能御风飘浮，还能预告天灾，刚刚出现在圣上面前，对他们示警的一

定是天佑紫阳国的神人！

文武百官齐刷刷地一跪，虔诚地拱手对东阳紫夜呼喊道：“圣上英明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——”

唇角的笑意更深，东阳紫夜优雅地走下了灵台，穿过层层屏障进入了守卫森严的望辰塔中。

“圣上！”候在塔内的黄雏气急败坏地对东阳紫夜行了一礼，“公子他——”

东阳紫夜抬手一挥，原本气定神闲的微笑变成了无奈，“你家公子惹祸的本事真是越来越能耐了，好在没有闹到一发不可收拾，他可有留话给我？”

黄雏嘴角一抽，“公子他说……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黄雏清秀的俊脸霎时间涨成了猪肝色，他将手上的书笺恭敬地呈上，东阳紫夜接过展开，龙飞凤舞的狂草跃然纸上：

“笨蛋小紫，本公子就是见不得你过太平日子，所以不会继续留在你身边护你周全。若你侥幸未死，那我就跟你老死不相往来。若你不幸两眼一翻荣登极乐，我会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为你多烧两挂纸钱。就此——与君别过！”

惯有的狂妄语气让东阳紫夜的嘴角几不可见地抽搐了两下，而黄雏则一脸沮丧地垂着头，第一千零一遍诅咒起自己那个不懂安分的主子，“圣上，属下这就差人去把公子找回来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轻叹口气，东阳紫夜走到窗前，凝视着湛蓝的天空道：“他不会离开帝都，迟早要乖乖地回来，既如此，让他闹腾几日也无妨。”

“为何？”黄雏惊讶地抬头，“公子作出的决定从不更改，既已离开，又怎会回来。”

温润的微笑自东阳紫夜脸上漾开，他柔和地望着黄雏回答：“因他若踏出帝都半步，他就会死。”

## 【02:王族血咒】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！

繁华的帝都正道上，一位俊美的红衣少年哼着荒腔走板的紫阳小调，步步生风地朝城门走去。精致的玉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得路人频频驻足，但那双弯成月牙的黑瞳却无视众人瞩目，只盯着城门迸发着雀跃的火光。

离开望辰塔的凤桐在脑中不断回味适才的一切，脸上写着大大的一个“爽”字，想想百官那惊恐的模样——爽啊！想想黄维那愤怒的表情——爽啊！再想想东阳紫夜听到他留言时会有的反应——真是太爽了！

虽然在祭典上捣乱没有成功，但白虹贯日也并非他撒谎，笨蛋小紫印堂发黑，确是死劫将至，而他将计就计地反阴自己一回，说自己能帮他化解灾难也没有说错，只可惜他管他去死！

若东阳紫夜真的渡不过死劫，他就再也不用为他做牛做马，再也不用忍受他的阴阳怪气，再也不用对着那张伪善的面孔食不下咽了！

想到今后的快乐日子，凤桐的嘴角痛苦地抽搐了几下，若不是为了维持他玉树临风的公子形象，他真恨不得当场大笑三声以示他的激动欣喜之情。

城门就近在眼前，预示着他未来的幸福日子也近在眼前，凤桐脚步微微一顿，最后一次回头看向被他抛至身后的望辰塔，幽暗的光芒在眼中一闪而过，随即便潇洒地甩甩袖子迈出了城门。

然而，就在他跨过城门的瞬间，一股钻心的疼痛突然袭来，强大的压

力如决堤的洪水，喧嚣着冲向他的四肢百骸，凤桐俊脸一白，迅速伸手扶住身旁的城墙，修长的手指顿时在墙上留下了五道指痕。

深邃的黑瞳泛起冷光，凤桐轻哼一声，按住胸口咬牙再前行一步，一波更剧烈的疼痛涌来，他脚下一个踉跄，抑制不住的鲜血顿时从他口中喷出，在洁白的雪地上洒下了一片瑰丽的艳红。

悠远绵长的声音浮现在他的脑海：

我以东阳王室列祖列宗之力束缚你，以血为引，以玉为凭，以城门为界，你将永远不得踏出帝都半步，若有违禁，必定形神俱毁，灰飞烟灭，永世不得超生……

“该死……”恨恨地咽下翻涌的血气，凤桐俊美的脸上难得涌现出一丝挫败，他不甘心地望着前方洁白的雪路，感觉到肋骨传来“咔咔”的脆响，心脏更似被一只冰冷的爪子捏紧一般。

白皙的手背上青筋凸现，原本清晰的视线也如同蒙上了一层薄纱，细密的汗珠顺着他的额头流下，在寒风吹过后凝成了一层寒冽的白霜，与此同时，一道模糊的白影突然从凤桐身边飘过，带来了一股白梅的冷香，凤桐微微一怔，一股熟悉的感觉跃然心头，连带着周身的疼痛也在一瞬间减轻，他迅速回首望去，就见一道纤细的背影消失在城门的转角。

墨眉轻蹙，凤桐似被牵引一般朝那抹白影追去，而当他退到城门之内，全身的剧痛立刻消失不见，他缓缓吐出胸中浊气，面无表情地望着远方矗立的望辰塔，俊颜上浮现出与他年龄不符的冷沉。

王族血咒。

一经束缚便是永生永世，除非找到下咒的凭据，否则他绝对无法离开帝都。背负这个血咒五年，他从未在意过它的束缚能力，也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，却没想到，这血咒竟是出乎他意料的棘手呢。

“这样就想本公子屈服么？”无视嘴角滑落的血渍，凤桐勾唇一笑，原本的幽冷顿时消失不见，黑亮的双瞳中闪过恶作剧的光芒。

既然这么想他留在帝都，那就希望小紫日后不要后悔。

思及刚才那抹怪异的感觉，凤桐挥去因血咒带来的不悦，凭着直觉向帝都西方追去。

西市冉记玉行，一名身披雪白狐裘的女子优雅地坐在大堂主位上，对堂下的中年男子笑道：“冉老板，贵府公子已在我阁中赊欠了不少银两，如今年关将至，小女子特来将账单奉上，还望冉老板能行个方便，体恤我家姑娘们的辛苦，将贵公子的欠款清算清算。”

冉记玉行的老板冉清群拭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陪着笑脸对女子道：“有劳冬令总管亲自跑这一趟，是小儿无知，竟然敢在绯紫阁里赊账，老朽先在这里向总管赔罪，不知小儿一共欠了总管多少银两？”

冬令右手一抬，随侍在她身后的黑衣男子立刻递上了一个银质的算盘，只见她手指飞速在算盘上划过，带起了一道道炫目的银光，口中附和着算盘的噼啪声对冉清群笑道：“这几个月来，冉公子共在我绯紫阁宴请朋友十三次，到墨香宫求得墨宝四十次，到流舞亭亲点舞姬二十次，到堕魂司叫姑娘作陪六十三次，前后加加减减一共赊欠我绯紫阁白银一千八百三十二两，白纸黑字的字据在此，冉老板可还有疑问？”

一千八百三十二两？！

冉清群脸色顿时一变，随后连连作揖道：“没有没有……总管自是不会虚言，只是，这一千八百两银子……”他一脸难色地望着冬令，“不瞒总管，老朽这玉行的生意一直冷冷清清，勉强能顾得上家眷的吃穿，这么大一笔款子，老朽一下子实在是拿不出啊……”

冬令淡淡地瞥了冉清群一眼，“据本总管所知，当今九王爷殿下可是您这玉行的常客，区区一千八百三十二两对冉老板来说应该只是九牛一毛，如今怎么反倒说生意惨淡，连我绯紫阁的欠款都无法偿清？”

冉清群眼中瞬间划过一道厉光，但很快又消失不见，他长叹口气说：“九王爷那等高贵之人又怎会光临老朽这小店，怕是总管误信了什么传言吧。都怪老朽那逆子胆大妄为，老朽这就想办法凑钱，可否请总管宽限几日，到时候老朽一定亲自前去向贵阁阁主赔罪，将欠款尽数奉上！”



“冉清群。”冬令闻言轻哼一声，先前的笑脸全都消失不见，“你可知道，这帝都之内从来没有人敢占我绯紫阁的便宜，在我绯紫阁内白白白喝。你若是想拖延时间卷款逃跑，就别怪我绯紫阁不念街坊旧情，让你这冉记玉行永远不得翻身！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冉清群忙点头哈腰地附和：“老朽一定谨记总管所言，绝对不敢和贵阁作对。”

“我给你一天的时间。”冬令缓缓地站起，优雅地抚平了自己的衣衫，“不管你是砸锅卖铁还是拆房子挖祖坟，明日正午之前，若是我见不到你来还款，本总管就拆了你的玉行拿你家那纨绔公子来抵债，把他卖到花街柳巷里去做小信！您老可得仔细掂量掂量，有几分能耐敢跟我绯紫阁赖账！腾影，我们走。”

黑衣男子微微一笑，紧跟着冬令走出了大宅，朱红大门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回响，冉清群卑微的表情立刻一变，伸手挥退了下人，面色阴沉地瞪着从内室走出的冉元进。

一袭青衫松垮地披在身上，狭长的眼睛下有一圈黑色的暗影，寒冷的冬日里却握着一把玉扇，端的是一副纨绔公子的模样。

“爹。”冉元进心虚地一唤，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，“这绯紫阁……”

“逆子！”冉清群冷声一喝，“你可知你闯下了大祸！”

冉元进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，委屈地对冉清群撇了撇嘴，“不就是欠了青楼些许银两，那些个娼妓还能吃了我不成！一个总管上门要账而已，只要爹亮出九王爷……”

“你给我住口！”冉清群闻言厉声斥道：“不管我们冉家的背后有谁撑腰，这绯紫阁都得罪不得！若它真是一家小小的青楼，为父何以要对一个女人低声下气，由着一个妓子踩在我头顶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冉元进满不在乎地挠了挠头，“从我入京以来，爹一直都警告我不准和绯紫阁有任何牵扯，说它背景神秘高深莫测，又在黑白两道都有靠山。可据儿子这半年来的观察，绯紫阁虽有无数常客乃至当朝权贵，